

春风扑在人的脸上，软绵绵的。有人说，那是春姑娘的呼吸；毛毛雨飘飘洒洒，下个不停，像是春姑娘在用细箩筛沙。一天一夜工夫，大地变了，柳条儿染上了青色，枯干上冒出了嫩芽。麦垄儿如同被绿笔描画了一遍，塘边道旁，小草儿拱出了地皮，似刚刚睡醒的娃娃从被窝钻出的脑袋……麻雀叽叽喳喳叫得特别起劲儿，似是为春天而欢唱。

老迷糊早就起了床。这个奔“七”老汉向来是以“三能”著称的，能干、能睡又能逗。昨天夜里，老汉一反常态——失眠了，整夜似醒非醒地在床上“烙饼”，胸口像有个小兔子突突地直跳。这种情况，一生中只经历过两次，一次是他娶媳妇的前夜，另一次就是今天。今天，是开春第一次播种，也是他出师第一次驾驶新式播种机。

院里花公鸡才叫出半声，他就鲤鱼打挺般地跳起来，三蹬两拽穿好衣服。房外，雨住天晴。他推开房门，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清凉中夹带着一股甜丝丝的味道。他深深呼吸一口，爽彻肺腑，顿时觉得增加了几分精神。春风啊，不但吹开了冰河水，吹绿了大地，也吹欢了农民的笑脸。

天并不大亮，老迷糊颠着小疾步子来到地里，一脚踩下去，宣腾腾的，抓起一把土，湿乎乎的，他高兴地摇晃着脑袋，连声赞叹：“好墒情，好墒情！一粒籽入土，不出两颗苗才怪哩！”

“苏三离开了洪洞县，不由人一阵阵喜满胸怀……”他驴唇不对马嘴地哼着越调，又回到家里，找到那张他用了四十年的双幅木楼。这张楼，一年被油浸得黑红透亮，楼把上磨出了深深的指印。见到它，老迷糊心头升起一股感慨。几十年前，他就是十里八村都闻名的好楼把式了，楼出的地就像弹在洼里的墨线，坐背苗间像刀裁一样均匀，过往行人总是观花般地恋恋不舍，一迭声地喝彩。他带的徒弟一个接一个，不达到跟他一样的水平，决不放手。现在的师傅——王苓子还当过他的徒弟呢！

“老伙计，休息吧！”他抚摸着木楼，自言自语：“不是咱老迷糊喜新厌旧跟你‘离婚’，人家播种机隆一过，顶咱俩晃荡三四天，不叫你‘退休’行吗？”

他摇晃一下楼把，合拉棍叮铃响了几声，像是对主人的回答。他把木楼搬到屋旮旯里，看着确实不碍手脚，这才又哼起越调，倒背双手，甩开小步再次来到苓子家的机房。

崭新的播种机安静地卧在机房里，在晨曦中闪着红光。见到它，老迷糊心

老迷糊拜师

刘忠全

花怒放了。他扑过去，用袖子抹那落在机身上的尘土，可怎么也试不干净，他这才想起，机身上放着棉纱哩。他拿过棉纱，两手并举，究竟擦了多少遍，记不清了，直到连苍蝇落上也得滑个滚才住手。他喘着气，又摸摸腿脚，望望加油孔，左端详右查看，实在觉得没啥好收拾的了，才小心翼翼地坐在操纵台上，点上一根烟，悠然自得地吸着，耐心等待自己的师傅王苓子。

想到王苓子，老迷糊暗自好笑，当初，苓子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还是个十七岁的小丫头。她一脸的顽皮样，两只大眼睛总是不停地眨巴着，脑后梳一对硬梆梆的小蛤蟆腿，一举一动都那么干脆利落。他父亲派活的时候，苓子脑袋一甩脆生生地说：“我跟迷糊伯学耩地吧！”

苓子的父亲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老迷糊。老迷糊吃了一惊，心想，小丫头学耩地这不头从西边出来吗？他第一次和苓子开起了玩笑：

“苓子，你有多重呀？”

“四十二公斤整！”

“二四八，二二四，嗯，八十四斤呀，对吧，告诉你，一百三十斤的小伙子还累得腰酸腿痛眼发涩哩，你呀，装在笼子里当鸟喂还凑合，学耩地，下辈子吧！”

“当大伯的挖苦侄女了，揪他的胡子！”人们笑着起哄。苓子并未生气，也开心地笑道：“迷糊伯，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老迷糊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晚饭时，他刚端起饭碗，苓子蹦进来了，开门见山地要认师傅，迷糊连吓带唬，末了，还说：“闺女家学这个干啥？又费力又费眼的，学成了，一出门子还不是白扔！”苓子嘴一撇：“你呀，不教我，是想把技术带到棺材里去吗？”

苓子好说歹说，老迷糊既不肯收这徒弟，嘴上的功夫又比不过苓子，只好躲避。谁知苓子年岁不大，老有主意。她缠着迷糊不放，一天三顿饭，老迷糊一端碗苓子准到，一进门，苓子就像个尾巴跟在后边叨叨，直闹得老迷糊哭笑不得，只好反过来哀告苓子：“好侄女啦，不是我不教你，学耩地得先牵缰，那红马可烈呢，踢坏你胳膊腿可怎么找婆家！”

苓子一笑，闪身走了。老迷糊暗笑，

以为这下把她唬住了。谁想刚要下地，苓子牵着来了，一见迷糊伯就像在学校里跳木马似地窜上马背，这可把老迷糊吓坏了，急得大喊：“快下来！快下来！”

“下去？没那么容易！”苓子呵呵笑着，“你说马烈，我跑两圈给你看。”说着两腿一夹就要打马飞奔。老迷糊抓住缰绳，哀求道：“我的大小姐啊，我服了你还不行吗？”

“到底收不收这个徒弟吧？”

“收，收！”

“那还不行，得演习演习！”

“怎么个演习法？”

“我喊你声师傅，你称我声徒弟，这才算！”

“好，好，你喊吧！”

“迷糊师傅！”

“哎，苓子徒弟！”

看热闹的人哄堂大笑，他俩也不由得笑了。

老迷糊虽收下徒弟，可教着并没有信心。几天后，他发现小丫头身上很有股子劲，也聪明，这才开始认真传艺。开始先教三字经：“稳扶耧、手轻摇、踩八字、往前瞧、定粒眼、勤瞄、始下耧、紧三摇、到地头、慢三摇。”苓子接受得很快，不久便独立操作了。当然也免不了出些问题，什么噎耧呀，露种啦，出弯啦，这时，师傅就要沉下脸来，怪狠地批评几句，苓子从没为此失去笑容，只是刻苦练习、练习。

苓子学得真快，时间不长，她耩出的苗垄，简直与师傅的差不离。村里农民翘起大拇指，都说严师出高徒。老迷糊听了，真比三天喝下几杯冰水还痛快哩！

后来，苓子家买了一架新式播种机，由苓子管理，那年一开春，老迷糊心里可踏实不下来了，自己当了一辈子耧耙式，如今不尝尝这播种机的滋味，可太冤啦！他打定主意，找到苓子爸：“我跟苓子学耩播种机吧！”

苓子他爸还没答言，苓子抢先开了腔：“迷糊伯，您有多沉？”老迷糊以为架播种机得先问体重呢，便随口答道：“一百五十二斤整。”

“这么重，关在圈里当猪养还凑合，学架播种机？这辈子吧？”说着顽皮地一

笑，拔腿走了。

人们哄堂大笑。老迷糊这才反应过来。他不泄气，胸有成竹地说：“小苓子能治天能治地，我看没能耐治厚脸皮！”说罢，尾随苓子去了。

机房里，苓子正检修牵引车，老迷糊进屋她假装没看见。老汉心想，反正我是松树流油，粘上了。他想干点什么，可又不能插手，转来转去，看见一团棉纱，这才得救似地抓过来，小心地擦拭机身。苓子把笑脸在肚子里，可就是不吱声。擦一遍又一遍，苓子修完了，刚一直腰，老迷糊抓起水桶就跑，苓子喊一声：“干什么去？”“给师傅掂水洗手哇！”“快去快回！”“是！”

“水来了。”苓子刚要洗手，老迷糊一挡：“且慢，这是水是给俺师傅打的，你收我做徒弟，就理直气壮地洗，你要不收么，那……”

“徒弟？早就有了。”

“在哪里？”老迷糊一愣。

“那？”苓子往远处一指，老汉顺她手望去，不见人影，正纳闷，苓子的手指悄悄弯过来，直弯到老迷糊的鼻子上。他这才恍然大悟，这徒弟早就定了，只不过是苓子故意捉弄他罢了。尽管这样，他依然十分高兴，亲切地喊了一声：“师傅！”

“哎！”

两人开怀大笑，笑得两眼流泪。

今天就要用播种机正式下种了，在老迷糊看来，这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交接点，而这个交接点是体现在他的手中，怎能不高兴呢？他端坐在操纵台上，仿佛突然回到了青年时代，肥沃的土地敞开了怀抱，正等得他去播下金色的种子，五谷丰登的金秋幻影地展现在眼前……

老迷糊正沉浸在幸福的想象中，忽然觉得身上暖烘烘的，回头一看，一件崭新的薄棉袄披在肩上，苓子站在背后正嘻嘻地笑哩！

“这闺女，来了也不说一声！”老汉嗔

爱地瞪了她一眼。苓子把嘴一撇，大眼睛眨巴着：“您早起来也不叫俺一声，早晨

春风凉，也不加件衣裳！”

老汉嘿嘿地乐了，灭掉手中的烟道：“师傅批评我接受，走，我们播种去！”

老迷糊驾驶着播种机驶向无边的原野。播种开始了，老迷糊熟练地操纵着机器，严密地注视着粒眼，准确把握深浅程度。火红的太阳出来了，朝霞映红了机器，也映红了驾驶室里的老迷糊和苓子。机声隆隆，耧铃声声，汇成一曲优美的交响乐章。老迷糊听着，心头像灌了一杯醇美的酒，醉透了……

永遇乐·初雪

高曙光

蝶舞空中，絮飞田间，遮陌穿巷。玉树临风，长河素带，不见三尺浪。未临数九，天寒地坼，蜡象驰平原上。朔风吹，持刀在手，灭了蚊蝇无量。

莫愁衣冷，莫愁夜寒，心底无私胆壮。骤雪纷纷，为时而至，再现炉火旺。化诗成燃，香消魂散，无奈身孤有恙。恋初雪，邀君入室，话谈北向。

雪中吟(外一首)

王雪奇

瑞雪飞来俏万家，入冬寒意到天涯。异乡民工风中站，满身尽是白铠甲。

咏梅

不畏严寒是本真，傲骨临风报早春。冰雪压枝呈妹貌，暗香独自醉佳人。



冬日潘安湖。

童晓霞 摄

沙颖文艺

母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于2009年3月15日病逝。母亲离开我们几年了，可母亲生前奔波操劳的一个个片段会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得的是急病，那天一大早二哥和二嫂把母亲用救护车从项城转到周口市中心医院。“孩子，你来了？”母亲被抬下救护车的时候还强行抬起头给我打招呼。大哥已提前请来专家在医院大厅等候，母亲还没来得及抬进病房就接受了抢救。当专家摇着头说没有一点希望的那瞬间，作为家中顶梁柱的大哥用巴掌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脸，我们给医生跪下了，求医生不要放弃抢救，再尽力试试，让母亲能给大家一个奇迹，但母亲还是走了……

母亲在世时负担太重了。她既要照料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还要打理几亩责任田，况且父亲卧病在床已有两年多，几乎都是母亲自己在照料父亲。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个子又小、父亲个头高又偏胖，可以想象母亲当时照料父亲时有多么的劳累和艰辛。

我们弟兄几个都在城里安了家，曾多次做母亲的工作，请她和父亲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但母亲总是不答应，她说在家住习惯了，不用上下楼，左邻右舍互相说说话也方便。如果想哪个孩子了，她会来住上几天。但我们弟兄几个心里都清楚，母亲怕拖累了我们的工作和小家庭，是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记得母亲离世的前一天中午，我还

雨夜寄思

朱玉柱

给母亲打电话，那天正好姐姐去看望父母。听姐姐说，那时母亲已病得很重了，就靠吃速效救心丸来抵抗心脏病。但母亲一听是她小儿子打来的电话，浑身又来了精神，反复安排我不挂念家，说大哥这个星期刚回来过，家里都好好的，更安排姐姐不要把她生病的情况告诉我们，免得我们在外挂念。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们弟兄商量决定，每周轮流回去陪陪父母。其实大哥那个周末才回老家看望父母，哥哥走时母亲还骑着电三轮车把他送到村东头的丁庄路口搭车。可才从家里走几天，母亲就突然离开了，哥哥直到现在都责怪自己太粗心，那次回去没有及时察觉到母亲的病情。

老家村里人说母亲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支持父亲的工作。1958年春天，父亲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响应国家支边的号召来到青海。可前后不到一年时间，和父亲同去的几个人要么受不了饥饿，要么是家里人拉了后腿，都先后回来了。只有父亲一人留在了那里，父亲工作的草原就是现在不再保密已开放的“原子城”，若没有母亲的全力支持，父亲很难安心在那里扎根，一干就是26年。

瘤、老年痴呆……大大小小的病父亲得了不少，也住了不少院，可母亲没有半点埋怨，总是细心照料，长年如一日，身体一向硬朗的母亲却比父亲早两年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生勤俭持家、辛苦劳作，留给我们子女太多的念想。“甲子年织单子，一辈子好摊子。”我们姊妹们几个结婚时，母亲都要亲手为我们做一个床单。床单的布料，完全出自母亲的手工。从种棉花、纺花、弹花、纺织、浆染、裁缝，每一个过程母亲都精心细致。虽然床单面料稍有粗糙，颜色也不时髦，但这都是我们的最爱，每晚躺在上面，就仿佛躺在了母亲的怀里，幸福极了。

母亲，现在您的孩子都生活得很好，都是沿着你期盼的路向前走。我买车了，两个月前搬进了宽敞的新房子里。有几次吃饭在摆碗筷的时候，我总会多摆上两个人的。妻子说今天家里要添客吗？尽管我没有回答，但她还是明白了，其实孩子是为您和父亲摆的，准备了几个好菜，母亲，您会和孩子一起分享吗？

母亲，在您的培养教育和感召下，我们这个家族枝繁叶茂，您的子孙会永远牵记您的教诲，努力工作，勤俭持家，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出优异的成绩，为您争光。夜深了，窗台下起了小雨，滴答答地敲打着窗台，母亲，是您在催孩子早点休息吧。母亲，我也有个期盼，就是您能常常出现在孩子的梦中，如果有来生，俺还做您的孩子，好吗？

我在母校等你(外一首)

——送给我的孩子们

刘彦章

6月4日
周口师范学院
揽月湖畔风华路旁
毕业前夕的学子们
正在以跳蚤市场的形式
向青春告别
向母校告别
向学弟学妹们挥手再见

青春与青春作伴
年轻陪伴年轻
人头攒动
纯洁而诗意的学子
正肆意寄送自己的青青子衿
小提琴、网球拍、拉力器
手电筒、考研书、小凉席
还有带着体温与四年记忆的衣鞋
“随便给，送给学弟学妹了！”

“学妹亲一口，东西全拿走！”
“哥哥走西口，物品不便留！”
文学、新传、外语、美术、音乐舞蹈
数学、科计、化学、物理、经济管理
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孩子们
正义诗意图的语言和搞笑的打诨

处理自己大学时代最后的时光
完成各自最后的告别

而今夜注定
是通宵无眠的仲夏长夜

来来往往
反反复复
一趟一趟
年轻的氛围让人爱不释手
爱与纯洁、伤感与多情
把记忆留给母校吧
把爱留给学弟学妹吧
清洁的空气和旖旎的揽月湖畔
请记住我在母校的最后一晚

也许一生再难相聚
也许天南海北从此永诀
我的青春我的爱
我的迷惘我的初恋我的成长
母校——周口师范学院
我见证你一天天走向美丽
你温暖我年年月月青春漫长
从此
一生的记忆
走不出你的影子

一晃四年
从稚嫩到成熟
从青涩到稳重
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们
一晃你们就要毕业了
四年记载我的沧桑
岁月印证我的沧桑
6月4日夜的风华路
灯火阑珊处
寻找曾经熟悉的面庞

灯火阑珊
恋人如织的揽月湖畔
今夜少有人影
学弟学妹们正以另一种采购式喧闹
为学长学姐们们送行
揽月湖上
今夜无月
却分明弥漫着
月光般迷离的惆怅——

我想它一定以为
那儿仍有玻璃存在
它不知道命运之门
那时已经敞开
此刻它停在窗上的一个角落里
我想它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悲哀

然而谁能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
在盲目的冲撞中
看不到命运之门的存在
当他们躲在角落里哭泣的时候
是不是也在重复飞蛾的悲哀